

了凡四训



2016年9月23日



了凡四训

《第一篇 立命之学》

《第二篇 改过之法》

《第三篇 积善之方》

《第四篇 谦德之效》

袁了凡居士传

* 立命之学

      余童年丧父，老母命弃举业学医，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且习一艺以成名，

  尔父夙心也。后余在慈云寺，遇一老者，修髯伟貌，飘飘若仙，余敬礼之。

      语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进学，何不读书？」

  余告以故，并叩老者姓氏里居。

      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得邵子皇极数正传，数该传汝。」

  余引归，告母。

      母曰：「善待之。」

  试其数，纤悉皆验。余遂启读书之念，谋之表兄沈称，

      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开馆，我送汝寄学甚便。」

  余遂礼郁为师。

      孔为余起数：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明年赴

  考，三处名数皆合。复为卜终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廪，某年当

  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归。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

  丑时，当终於正寝，惜无子。余备录而谨记之。

自此以后，凡遇考校，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独算余食廪米九

 十一石五斗当出贡；及食米七十一石，屠宗师即批准补贡，余窃疑之。后果为署

  印杨公所驳，直至丁卯年(西元1567年)，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

  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於窗下乎！」

  遂依县申文准贡，连前食米计之，实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

  速有时，澹然无求矣。

      贡入燕都，留京一年，终日静坐，不阅文字。己巳(西元1569年)归，游南

  雍，未入监，先访云谷会禅师於栖霞山中，对坐一室，凡三昼夜不瞑目。

      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只为妄念相缠耳。汝坐三日，不见起一

  妄念，何也？」

      余曰：「吾为孔先生算定，荣辱生死，皆有定数，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

      云谷笑曰：「我待汝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

  问其故？

      曰：「人未能无心，终为阴阳所缚，安得无数？但惟凡人有数；极善之人，

  数固拘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

  毫，岂非是凡夫？」

      余问曰：「然则数可逃乎？」

      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的为明训。我教典中说：『求富贵

  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夫妄语乃释迦大戒，诸佛菩萨，岂诳

  语欺人？」

      余进曰：「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

  名富贵，如何求得？」

      云谷曰：「孟子之言不错，汝自错解耳。汝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

  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

  双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

  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

      因问：「孔公算汝终身若何？」

  余以实告。

      云谷曰：「汝自揣应得科第否？应生子否？」

  余追省良久，

      曰：「不应也。科第中人，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积功累行，以基厚福；

  兼不耐烦剧，不能容人；时或以才智盖人，直心直行，轻言妄谈。凡此皆薄福之

  相也，岂宜科第哉。

          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余好洁，宜无子者一；和气能育万

  物，余善怒，宜无子者二；爱为生生之本，忍为不育之根；余矜惜名节，常不能

  舍己救人，宜无子者三； 多言耗气，宜无子者四；喜饮铄精，宜无子者五； 好

  彻夜长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无子者六。其馀过恶尚多，不能悉数。」

      云谷曰：「岂惟科第哉。世间享千金之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

  定是百金人物；应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天不过因材而笃，几曾加纤毫意思。

          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

  世子孙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其斩焉无后者，德至

  薄也。

          汝今既知非。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务要积德，

  务要包荒，务要和爱，务要惜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

  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

          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

  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先生算汝不登

  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犹可得而违；汝今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

  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

          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开章第

  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汝信得及否？」

      余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

  誓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云谷出功过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数，恶则退除，且教持

  准提咒，以期必验。

      语余曰：「符录家有云：『不会书符，被鬼神笑。』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

  也。执笔书符，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谓之混沌

  开基。由此而一笔挥成，更无思虑，此符便灵。凡祈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

  感格。

          孟子论立命之学，而曰：『夭寿不贰。』夫夭寿，至贰者也。当其不动

  念时，孰为夭，孰为寿？细分之，丰歉不贰，然后可立贫富之命；穷通不贰，然

  后可立贵贱之命；夭寿不贰，然后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间，惟死生为重，曰夭

  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

          至修身以俟之，乃积德祈天之事。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

  曰俟，则一毫觊觎，一毫将迎，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

  便是实学。

          汝未能无心，但能持准提咒，无记无数，不令间断，持得纯熟，於持中

  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头不动，则灵验矣。」

      余初号学海，是日改号了凡；盖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从此而

  后，终日兢兢，便觉与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战兢惕厉景象，在

  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毁我，自能恬然容受。

      到明年(西元1570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算该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验，

  而秋闱中式矣。然行义未纯，检身多误；或见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

  或身勉为善，而口有过言；或醒时操持，而醉后放逸；以过折功，日常虚度。自

  己巳岁(西元1569年)发愿，直至己卯岁(西元1579年)，历十馀年，而三千善行

  始完。

      时方从李渐庵入关，未及回向。庚辰(西元1580年)南还。始请性空，慧空

  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遂起求子愿，亦许行三千善事。辛巳(西元1581年)，

  生男天启。

      余行一事，随以笔记；汝母不能书，每行一事，辄用鹅毛管，印一朱圈於历

  日之上。或施食贫人，或放生命，一日有多至十馀者。至癸未(西元1583年)八

  月，三千之数已满。复请性空辈，就家庭回向。九月十三日，复起求中进士愿，

  许行善事一万条，丙戌(西元1586年)登第，授宝坻知县。

      余置空格一册，名曰治心篇。晨起坐堂，家人携付门役，置案上，所行善恶，

  纤悉必记。夜则设桌於庭，效赵阅道焚香告帝。

      汝母见所行不多，辄颦蹙曰：「我前在家，相助为善，故三千之数得完；今

  许一万，衙中无事可行，何时得圆满乎？」

      夜间偶梦见一神人，余言善事难完之故。神曰：「只减粮一节，万行俱完矣。」

  盖宝坻之田，每亩二分三厘七毫。余为区处，减至一分四厘六毫，委有此事，心

  颇惊疑。适幻余禅师自五台来，余以梦告之，且问此事宜信否？

      师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当万善，况合县减粮，万民受福乎？」

  吾即捐俸银，请其就五台山斋僧一万而回向之。

      孔公算予五十三岁有厄，余未尝祈寿，是岁竟无恙，今六十九矣。书曰：「天

  难谌，命靡常。」又云：「惟命不於常」，皆非诳语。吾於是而知，凡称祸福自

  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

      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即时当顺利，常作拂逆想；

  即眼前足食，常作贫窭想；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

  即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

      远思扬德，近思盖父母之愆；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

  内思闲己之邪。

      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 一日无过可改，

  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

  字，耽阁一生。

      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

  自旷也。

* 第二篇 改过之法

      春秋诸大夫，见人言动，亿而谈其祸福，靡不验者，左国诸记可观也。大都

  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动乎四体，其过於厚者常获福，过於薄者常近祸，俗眼多翳，

  谓有未定而不可测者。至诚合天，福之将至，观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

  不善而必先知之矣。今欲获福而远祸，未论行善，先须改过。

      但改过者，第一，要发耻心。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

  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於禽兽而

  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耻者，莫大乎此。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

  贤，失之则禽兽耳。此改过之要机也。

      第二，要发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难欺，吾虽过在隐微，而天地鬼神，实鉴

  临之，重则降之百殃，轻则损其现福，吾何可以不惧？不惟此也。闲居之地，指

  视昭然；吾虽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终难自欺；被人觑破，不值一

  文矣，乌得不懔懔？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弥天之恶，犹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

  恶，临死悔悟，发一善念，遂得善终者。谓一念猛厉，足以涤百年之恶也。譬如

  千年幽谷，一灯才照，则千年之暗俱除；故过不论久近，惟以改为贵。但尘世无

  常，肉身易殒，一息不属，欲改无由矣。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虽孝子慈孙，不

  能洗涤；幽则千百劫沈沦狱报，虽圣贤佛菩萨，不能援引。乌得不畏？

      第三，须发勇心。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吾须奋然振作，不用迟疑，不

  烦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大者如毒蛇啮指，速与斩除，无丝毫凝滞，

  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

      具是三心，则有过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过，有从事上改

  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验亦异。

      如前日杀生，今戒不杀；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强制

  於外，其难百倍，且病根终在，东灭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

      善改过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过在杀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恋

  命，杀彼养己，岂能自安？且彼之杀也，既受屠割，复入鼎镬，种种痛苦，彻入

  骨髓；己之养也，珍膏罗列，食过即空，疏食菜羹，尽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

  损己之福哉？又思血气之属，皆含灵知，既有灵知，皆我一体；纵不能躬修至德，

  使之尊我亲我，岂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於无穷也？一思及此，将有对食痛

  心，不能下咽者矣。

      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与？本无可

  怒者。又思天下无自是之豪杰，亦无尤人之学问；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

  至也。吾悉以自反，则谤毁之来，皆磨炼玉成之地；我将欢然受赐，何怒之有？

  又闻而不怒，虽谗焰薰天，如举火焚空，终将自息；闻谤而怒，虽巧心力辩，如

  春蚕作茧，自取缠绵；怒不惟无益，且有害也。其馀种种过恶，皆当据理思之。

  此理既明，过将自止。

      何谓从心而改？过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动，过安从生？学者於好色，

  好名，好货，好怒，种种诸过，不必逐类寻求；但当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念

  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阳当空，魍魉潜消，此精一之真传也。过由心造，亦由心改，

  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

      大抵最上治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之即无；苟未能然，须明理以遣之；

  又未能然，须随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拙矣。

      顾发愿改过，明须良朋提醒，幽须鬼神证明；一心忏悔，昼夜不懈，经一七，

  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验。

      或觉心神恬旷；或觉智慧顿开；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或遇怨仇而回镇作喜；

  或梦吐黑物；或梦往圣先贤，提携接引；或梦飞步太虚；或梦幢幡宝盖，种种胜

  事，皆过消灭之象也。然不得执此自高，画而不进。

      昔蘧伯玉当二十岁时，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至二十一岁，乃知前之所

  改，未尽也；及二十二岁，回视二十一岁，犹在梦中，岁复一岁，递递改之，行

  年五十，而犹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过之学如此。

      吾辈身为凡流，过恶猬集，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粗而眼翳也。

  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效验：或心神昏塞，转头即忘；或无事而常烦恼；或见

  君子而赧然相沮；或闻正论而不乐；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梦颠倒，甚则妄言失

  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类此，即须奋发，舍旧图新，幸勿自误。

* 第三篇 积善之方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昔颜氏将以女妻叔梁纥，而历叙其祖宗积

  德之长，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孔子称舜之大孝，曰：「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皆至论也。试以往事徵之。

      杨少师荣，建宁人。世以济渡为生，久雨溪涨，横流冲毁民居，溺死者顺流

  而下，他舟皆捞取货物，独少师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乡人嗤

  其愚。逮少师父生，家渐裕，有神人化为道者，语之曰：「汝祖父有阴功，子孙

  当贵显，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即今白兔坟也。后生少师，弱冠登第，

  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孙贵盛，至今尚多贤者。

      鄞人杨自惩，初为县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时县宰严肃，偶挞一囚，血

  流满前，而怒犹未息，杨跪而宽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

  自惩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

  乎？」宰为之霁颜。

      家甚贫，馈遗一无所取，遇囚人乏粮，常多方以济之。一日，有新囚数人待

  哺，家又缺米；给囚则家人无食；自顾则囚人堪悯；与其妇商之。

      妇曰：「囚从何来？」

      曰：「自杭而来。沿路忍饥，菜色可掬。」

  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后生二子，长曰守陈，次曰守址，为南北吏部侍郎；

  长孙为刑部侍郎；次孙为四川廉宪，又俱为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

      昔正统间，邓茂七倡乱於福建，士民从贼者甚众；朝廷起鄞县张都宪楷南征，

  以计擒贼，后委布政司谢都事，搜杀东路贼党；谢求贼中党附册籍，凡不附贼者，

  密授以白布小旗，约兵至日，插旗门首，戒军兵无妄杀，全活万人；后谢之子迁，

  中状元，为宰辅；孙丕，复中探花。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团施人，求取即与之，无倦色；一仙化

  为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团。母日日与之，终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诚也。因谓之曰：

  「吾食汝三年粉团，何以报汝？府后有一地，葬之，子孙官爵，有一升麻子之数。」

  其子依所点葬之，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缨甚盛，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

      冯琢庵太史之父，为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学，路遇一人，倒卧雪中，扪之，

  半僵矣。遂解己绵裘衣之，且扶归救苏。梦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至诚心，

  吾遣韩琦为汝子。」及生琢庵，遂名琦。

      台州应尚书，壮年习业於山中。夜鬼啸集，往往惊人，公不惧也；一夕闻鬼

  云：「某妇以夫久客不归，翁姑逼其嫁人。明夜当缢死於此，吾得代矣。」公潜

  卖田，得银四两。即伪作其夫之书，寄银还家；其父母见书，以手迹不类，疑之。

  既而曰：「书可假，银不可假，想儿无恙。」妇遂不嫁。其子后归，夫妇相保如

  初。

      公又闻鬼语曰：「我当得代，奈此秀才坏吾事。」

      旁一鬼曰：「尔何不祸之？」

      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阴德尚书矣，吾何得而祸之？」

  应公因此益自努励，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岁饥，辄捐谷以赈之；遇亲戚有急，

  辄委曲维持；遇有横逆，辄反躬自责，怡然顺受；子孙登科第者，今累累也。

      常熟徐凤竹〔木式〕，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为同邑之倡，又分谷以赈贫

  乏，夜闻鬼唱於门曰：「千不诓，万不诓；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相续而

  呼，连夜不断。是岁，凤竹果举於乡，其父因而益积德，孳孳不怠，修桥修路，

  斋僧接众，凡有利益，无不尽心。后又闻鬼唱於门曰：「千不诓，万不诓；徐家

  举人，直做到都堂。」凤竹官终两浙巡抚。

      喜兴屠康僖公，初为刑部主事，宿狱中，细询诸囚情状，得无辜者若干人，

  公不自以为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后朝审，堂官摘其语，以讯诸囚，无不服

  者，释冤抑十馀人。一时辇下咸颂尚书之明。

      公复禀曰：「辇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岂无枉者？宜五

  年差一减刑官，核实而平反之。」

  尚书为奏，允其议。时公亦差减刑之列，梦一神告之曰：「汝命无子，今减刑之

  议，深合天心，上帝赐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后生应埙，应坤，

  应【俊】，皆显官。

      嘉兴包凭，字信之，其父为池阳太守，生七子，凭最少，赘平湖袁氏，与吾

  父往来甚厚，博学高才，累举不第，留心二氏之学。一日东游泖湖，偶至一村寺

  中，见观音像，淋漓露立，即解橐中十金，授主僧，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银少，

  不能竣事；复取松布四疋，检箧中衣七件与之，内〔纟宁〕褶，系新置，其仆请

  已之。

      凭曰：「但得圣像无恙，吾虽裸裎何伤？」

      僧垂泪曰：「舍银及衣布，犹非难事。只此一点心，如何易得。」

  后功完，拉老父同游，宿寺中。公梦伽蓝来曰：「汝子当享世禄矣。」后子汴，

  孙柽芳，皆登第，作显官。

      嘉善支立之父，为刑房吏，有囚无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语其妻

  曰：「支公嘉意，愧无以报，明日延之下乡，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则我可

  生也。」其妻泣而听命。及至，妻自出劝酒，具告以夫意。支不听，卒为尽力平

  反之。囚出狱，夫妻登门叩谢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无子，吾有弱女，

  送为箕帚妾，此则礼之可通者。」支为备礼而纳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

  孔目，立生高，高生禄，皆贡为学博。禄生大纶，登第。

      凡此十条，所行不同，同归於善而已。若复精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

  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

  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

  益也。

      何谓真假？昔有儒生数辈，谒中峰和尚，

      问曰：「佛氏论善恶报应，如影随形。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某人恶，而

  家门隆盛；佛说无稽矣。」

      中峰云：「凡情未涤，正眼未开，认善为恶，指恶为善，往往有之。不憾己

  之是非颠倒，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

      众曰：「善恶何致相反？」

  中峰令试言。

      一人谓「詈人殴人是恶；敬人礼人是善。」

      中峰云：「未必然也。」

      一人谓「贪财妄取是恶，廉洁有守是善。」

      中峰云：「未必然也。」

  众人历言其状，中峰皆谓不然。因请问。

      中峰告之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恶。有益於人，则殴人，詈

  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

  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又根心者真，袭迹者假；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

  者假；皆当自考。」

      何谓端曲？今人见谨愿之士，类称为善而取之；圣人则宁取狂狷。至於谨愿

  之士，虽一乡皆好，而必以为德之贼；是世人之善恶，分明与圣人相反。推此一

  端，种种取舍，无有不谬；天地鬼神之福善祸淫，皆与圣人同是非，而不与世俗

  同取舍。凡欲积善，决不可徇耳目，惟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纯是济世之心，

  则为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为曲；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

  即为曲；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即为曲；皆当细辨。

     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阴德，

  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

  多有奇祸；人之无过咎而横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阳之际微矣哉。

      何谓是非？鲁国之法，鲁人有赎人臣妾於诸侯，皆受金於府，子贡赎人而不

  受金。孔子闻而恶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

  於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受金则为不廉，何以相赎乎？

  自今以后，不复赎人於诸侯矣。」

      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谢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鲁国多拯人於

  溺矣。」自俗眼观之，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孔子则取由而黜赐焉。

  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

  行虽善，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

  善而实是也。然此就一节论之耳。他如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

  慈，皆当抉择。

      何谓偏正？昔吕文懿公，初辞相位，归故里，海内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

  乡人，醉而詈之，吕公不动，谓其仆曰：「醉者勿与较也。」闭门谢之。逾年，

  其人犯死刑入狱。吕公始悔之曰：「使当时稍与计较，送公家责治，可以小惩而

  大戒；吾当时只欲存心於厚，不谓养成其恶，以至於此。」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

  也。

      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岁荒，穷民白昼抢粟於市；告之县，

  县不理，穷民愈肆，遂私执而困辱之，众始定；不然，几乱矣。故善者为正，恶

  者为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行恶事者，正中偏也；以恶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

  也；不可不知也。

      何谓半满？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书曰：

  「商罪贯盈，如贮物於器。」勤而积之，则满；懈而不积，则不满。此一说也。

      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无财，止有钱二文，捐而与之，主席者亲为忏悔；

  及后入宫富贵，携数千金入寺舍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

      因问曰：「吾前施钱二文，师亲为忏悔，今施数千金，而师不回向，何也？」

      曰：「前者物虽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亲忏，不足报德；今物虽厚，而施

  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忏足矣。」

  此千金为半，而二文为满也。

      锺离授丹於吕祖，点铁为金，可以济世。

      吕问曰：「终变否？」

      曰：「五百年后，当复本质。」

      吕曰：「如此则害五百年后人矣，吾不愿为也。」

      曰：「修仙要积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满矣。」

  此又一说也。

      又为善而心不著善，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心著於善，虽终身勤励，止於

  半善而已。譬如以财济人，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施之物，是谓三轮体

  空，是谓一心清净，则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

  虽黄金万镒，福不满也。此又一说也。

     何谓大小？昔卫仲达为馆职，被摄至冥司，主者命吏呈善恶二录，比至，则

  恶录盈庭，其善录一轴，仅如筋而已。索秤称之，则盈庭者反轻，而如筋

  者反重。

      仲达曰：「某年未四十，安得过恶如是多乎？」

      曰：「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

  因问轴中所书何事？

      曰：「朝廷尝兴大工，修三山石桥，君上疏谏之，此疏稿也。」

      仲达曰：「某虽言，朝廷不从，於事无补，而能有如是之力。」

      曰：「朝廷虽不从，君之一念，已在万民；向使听从，善力更大矣。」

  故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

      何谓难易？先儒谓克己须从难克处克将去。夫子论为仁，亦曰先难。必如江

  西舒翁，舍二年仅得之束修，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与邯郸张翁，舍十年所积

  之钱，代完赎银，而活人妻子，皆所谓难舍处能舍也。如镇江靳翁，虽年老无子，

  不忍以幼女为妾，而还之邻，此难忍处能忍也；故天降之福亦厚。凡有财有势者，

  其立德皆易，易而不为，是为自暴。贫贱作福皆难，难而能为，斯可贵耳。

      随缘济众，其类至繁，约言其纲，大约有十：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

  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

  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

      何谓与人为善？昔舜在雷泽，见渔者皆取深潭厚泽，而老弱则渔於急流浅滩

  之中，恻然哀之，往而渔焉；见争者皆匿其过而不谈，见有让者，则揄扬而取法

  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泽相让矣。夫以舜之明哲，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

  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此良工苦心也。

      吾辈处未世，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

  收敛才智，若无若虚；见人过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则令其可改，一则令其有

  所顾忌而不敢纵，见人有微长可取，小善可录，翻然舍己而从之；且为艳称而广

  述之。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物立则；此大人天

  下为公之度也。

      何谓爱敬存心？君子与小人，就形迹观，常易相混，惟一点存心处，则

  善恶悬绝，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曰：君子所以异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

  存之心，只是爱人敬人之心。盖人有亲疏贵贱，有智愚贤不肖；万品不齐，皆吾

  同胞，皆吾一体，孰非当敬爱者？爱敬众人，即是爱敬圣贤；能通众人之志，即

  是通圣贤之志。何者？圣贤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爱合敬，而安一

  世之人，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

      何谓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掷则瓦砾，追琢则圭璋；故凡见人行一善事，

  或其人志可取而资可进，皆须诱掖而成就之。或为之奖借，或为之维持；或为白

  其诬而分其谤；务使成立而后已。

      大抵人各恶其非类，乡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难自立。且豪

  杰铮铮，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败，而善人常得谤；惟仁人长

  者，匡直而辅翼之，其功德最宏。

      何谓劝人为善？生为人类，孰无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没溺。凡与人相处，

  当方便提撕，开其迷惑。譬犹长夜大梦，而令之一觉；譬犹久陷烦恼，而拔之清

  凉，为惠最溥。韩愈云：「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较之与人为善，虽

  有形迹，然对证发药，时有奇效，不可废也；失言失人，当反吾智。

      何谓救人危急？患难颠沛，人所时有。偶一遇之，当如恫【环】在身，速为

  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济其颠连。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

  可也。」盖仁人之言哉。

      何谓兴建大利？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兴建；或开

  渠导水，或筑堤防患；或修桥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饭，以济饥渴；随缘劝导，

  协力兴修，勿避嫌疑，勿辞劳怨。

      何谓舍财作福？释门万行，以布施为先。所谓布施者，只是舍之一字耳。达

  者内舍六根，外舍六尘，一切所有，无不舍者。苟非能然，先从财上布施。世人

  以衣食为命，故财为最重。吾从而舍之，内以破吾之悭，外以济人之急；始而勉

  强，终则泰然，最可以荡涤私情，〔衤去〕除执吝。

      何谓护持正法？法者，万世生灵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参赞天地？何以

  裁成万物？何以脱尘离缚？何以经世出世？故凡见圣贤庙貌，经书典籍，皆当敬

  重而修饬之。至於举扬正法，上报佛恩，尤当勉励。

      何谓敬重尊长？家之父兄，国之君长，与凡年高，德高，位高，识高者，皆

  当加意奉事。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爱婉容，柔声下气，习以成性，便是和气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谓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谓君不知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论，此等处最关阴德。试看忠孝之家，子孙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切须慎之。何谓爱惜物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周礼，「孟春之月，牺牲毋用牝。」孟子谓君子远庖厨，所以全吾恻隐

  之心也。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谓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

  者不食。学者未能断肉，且当从此戒之。

      渐渐增进，慈心愈长，不特杀生当戒，蠢动含灵，皆为物命。求丝煮茧，锄

  地杀虫，念衣食之由来，皆杀彼以自活。故暴殄之孽，当与杀生等。至於手所误

  伤，足所误践者，不知其几，皆当委曲防之。古诗云：「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

  灯。」何其仁也！

      善行无穷，不能殚述；由此十事而推广之，则万德可备矣。

* 第四篇 谦德之效

      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

  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予屡同诸公应

  试，每见寒士将达，必有一段谦光可掬。

      辛未(西元1571年)计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宾，年最少，极其

  谦虚。

      予告费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

      费曰：「何以见之？」

      予曰：「惟谦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

  恭敬顺承，小心谦畏，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答，闻谤不辩，如敬宇者乎？人能

  如此，即天地鬼神，犹将佑之，岂有不发者？」

  及开榜，丁果中式。

      丁丑(西元1577年)在京，与冯开之同处，见其虚己敛容，大变其幼年之习。

  李霁岩直谅益友，时面攻其非，但见其平怀顺受，未尝有一言相报。予告之曰：

  「福有福始，祸有祸先，此心果谦，天必相之，兄今年决第矣。」已而果然。

      赵裕峰，光远，山东冠县人，童年举於乡，久不第。其父为嘉善三尹，随之

  任。慕钱明吾，而执文见之，明吾悉抹其文，赵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

  年，遂登第。

      壬辰岁(西元1592年)，予入觐，晤夏建所，见其人气虚意下，谦光逼人，

  归而告友人曰：「凡天将发斯人也，未发其福，先发其慧；此慧一发，则浮者自

  实，肆者自敛；建所温良若此，天启之矣。」及开榜，果中式。

      江阴张畏岩，积学工文，有声艺林。甲午(西元1594年)，南京乡试，寓一

  寺中，揭晓无名，大骂试官，以为眯目。时有一道者，在傍微笑，张遽移怒道者。

      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

      张怒曰：「汝不见我文，乌知不佳？」

      道者曰：「闻作文，贵心气和平，今听公骂詈，不平甚矣，文安得工？」

  张不觉屈服，因就而请教焉。

      道者曰：「中全要命；命不该中，文虽工，无益也。须自己做个转变。」

      张曰：「既是命，如何转变？」

      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广积阴德，何福不可求哉？」

      张曰：「我贫士，何能为？」

      道者曰：「善事阴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无量，且如谦虚一节，并

  不费钱，你如何不自反而骂试官乎？」

张由此折节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西元1597年)，梦至一高房，得试录一册，中多缺行。问旁人，

曰：「此今科试录。」

问：「何多缺名？」

曰：「科第阴间三年一考较，须积德无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系旧式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

后指一行云：「汝三年来，持身颇慎，或当补此，幸自爱。」 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由此观之，举头三尺，决有神明；趋吉避凶，断然由我。须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虚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方有受福之基。彼气盈者，必非远器，纵发亦无受用。稍有识见之士，必不忍自狭其量，而自拒其福也，况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尤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

古语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

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尝有真志，不过一时意兴耳；兴到则求，兴阑则止。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齐其庶几乎？」予於科名亦然。